



完魁秘闻

力列日涅夫家族
与钻石盗窃案

党魁秘闻

——勃列日涅夫家族与钻石盗窃案

列昂那德·根德林 著

金 中 于 丁 译

春秋出版社

1988年·北京

БРЕЖНЕВИ

САГА ОБ УКРАДЕННЫХ БРИЛЛЯНТАХ

根据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ЛАМЯ”

ТЕЛЬ-АВИВ1985年版本译出

党魁秘闻

——勃列日涅夫家族与钻石盗窃案

列昂那德·根德林 著

出版发行：春秋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密云胶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7.125印张 150千字

1989年3月北京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ISBN7—5069—0099—8/I·26

定价：2.50元

内 容 提 要

勃列日涅夫的女儿以淫荡成癖，挥霍无度而臭名远扬，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因贪脏枉法将被处以极刑，震惊世界的“钻石案件”竟然是勃列日涅夫家族一手策划而成……本书以犀利的笔触无情地揭露了党魁勃列日涅夫的家族丑闻，披露了“钻石案件”的真相。

勃列日涅夫家族为了攫取国内外珍宝，网罗了苏联社会的一批高手，组成了代号为“光芒之窗”的行动组织，这个组织依靠暴力、色情、偷盗、凶杀等手段，巧取豪夺，扰乱了苏联国内的正常秩序，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国际案件。西方各国面对突然出现的复杂局势，先是束手无策，继而通力合作，终于在卢森堡抓获了主要罪犯。克格勃唯恐败露真相，利用扣押在手中的美国人质换回了这些罪犯，或授予勋章，或秘密杀害，使此事消声匿迹。

作者列昂那德·根德林洞悉苏联国情，又掌握了大量翔实的材料，以深沉严肃的主题，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流畅生动的文笔披露了勃列日涅夫家族的黑色秘闻，发人深醒，使读者通过一个个扑朔迷离，险象环生的案件得到充分的艺术享受，还可以由此对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的苏联社会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也是本书不同于单纯的社会问题小说，又高于一般惊险小说的独到之处。



人 物 表

列昂尼德·伊利依奇·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总书记。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

尤里·符拉基米诺维奇·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后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康斯坦丁·乌斯丁诺维奇·契尔年科（柯斯佳）——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后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书记。

米罗诺夫——大将，苏共中央行政部部长。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谢洛科夫——大将，苏联内务部部长。后自杀。

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上将，克格勃第一副主席。

“光芒之窗”行动组实际负责人。后自杀。

维克多·米哈伊诺维奇·切布里柯夫——克格勃高级将领，

“光芒之窗”行动组负责人，后任克格勃主席。

齐涅夫——克格勃高级将领。

潘克拉托夫——克格勃高级将领。

斯特凡斯基（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拉兹多利斯基）——上将，克格勃驻卢森堡全权代表。受害后被装进花篮送往红场，遭焚。

列兹奇柯夫——教授，克格勃驻卢森堡官员，后叛变。

特洛扬斯基——上校，克格勃军官。

塔马拉·费里波芙娜·瓦休京娜——上校，克格勃性事务处

处长。

艾丽扎·格给聂克夫人（奥林匹阿达·费多赛耶芙娜·拉斯普留夏娃——上校，克格勃军官。慕尼黑一所妓院老板。

被捕后被判刑12年。

佩拉盖亚·阿历克山德洛夫娜·瑟京娜——少校，克格勃军官，同性恋者。后被判刑，服刑期间被同狱女犯残酷处死。

卡涅托·卡瓦坎基——“卡布基”日本饭馆老板。国际罪犯。克格勃同伙。

阿纳托利·安德烈那维奇·科列瓦托夫——全苏大马戏团经理。“光芒之窗”行动组负责人之一。后被克格勃处死。

鲍利斯·康士坦丁诺维奇·布里亚特查（鲍利卡·茨冈）——大剧院兼莫斯科州立音乐学校独唱演员。“光芒之窗”行动组负责人之一。加琳娜情夫之一。后被克格勃处死。

葛利高里·阿纳托里耶维奇·别连基——克拉斯诺瓦琴科（绰号“老板娘”）——撬保险柜能手，“光芒之窗”行动组成员之一。

维克多·波罗宁（亚瑟·费尔南多诺维奇·卡罗尼柯夫，绰号“蛔虫”，——溜门撬锁贼，“光芒之窗”行动组成员之一。

季莫菲·伊利伊奇·戈里奇柯——珠宝鉴定能手、惯偷，“光芒之窗”行动组成员之一。

尼康德尔·叶里赛耶维奇·瓦尔纳瓦——神甫，加琳娜情夫之一。“光芒之窗”行动组成员之一。

加琳娜·列昂尼德芙娜·勃列日涅娃——勃列日涅夫之女。

尤里·丘尔巴诺夫——加琳娜之夫。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

尤里·列昂尼德维奇·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之子。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

维克多利娅·彼德洛夫娜·勃列日涅娃——勃列日涅夫之妻。

舒拉（舒诺契卡、舒尔卡）——安德罗波夫的女管家。

柳德米拉·沃龙采娃（柳德契卡）——电影及戏剧演员。一度为克格勃性事务处人员。后为契卡年科情妇。

拉莉莎·巴甫洛夫娜·谢尔盖耶娃——莫斯科市执委会文化处负责人。布里特亚查情妇之一。

娜塔莎——女服务员。斯特凡斯基的情妇。后倾心于布里特亚查。

玛蒂尔达·费多洛夫娜·叶洛托娃——敖德萨饭店领班。布里特亚查情妇之一。

单娅·萨芙拉索娃——敖德萨轮船公司售票员。布里特亚查情妇之一。

叶夫根尼·安德烈耶奇·格努托夫——莫斯科大学教授，律师，沃龙采娃之友。

埃尔纳·皮亚尔涅——爱沙尼亚皮肤科医生，因试图刺杀苏领导人而被送往精神病院，后潜逃出境。

满卡（满尼亚）——苏联强制劳改营女犯。妓女。

莱依卡·普留金娜——苏联强制劳改营女犯。扒手。

伊丽莎白·科尔尼洛夫娜·斯科里亚宾娜（绰号“教授”）——苏联强制劳改营女犯首领。

雅各比·舍尔索——博士。卢森堡名律师。

沙尔里·舍尔索——雅各比之子。律师、金融家。

西蒙娜·舍尔索——沙尔里之女。尤里·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猎获对象。

扎克·弗列斯蒂耶——准将，卢森堡警察局长。

尼克·舍格里——卢森堡警官。

热拉尔·韦尔柯尔——卢森堡警官。

古阿基耶——少校，法国警官。

安里·久邦——国际法官。



楔 子

在鲁比扬卡监狱^①一间牢房里，一名60开外、眉须皆白的高大男子正挺着肚子焦躁不安地来来回回地踱着步。他蓬头垢面，脸色焦黄，面部浮肿，可他那双小眯缝眼却狡猾地，甚至有点满不在乎地眯来眯去。

两名克格勃上尉——尤利·纳扎罗夫和尼古拉·巴多耶夫寸步不离地守在牢门旁。他们紧紧地盯着这个国事犯的一举一动，不敢有丝毫怠慢。他们知道，如果这个人要是有个好歹，他们俩的脑袋就得搬家。

这个人就是原全苏国家马戏团团团长、俄罗斯联邦功勋文化工作者阿纳托利·安德列耶维奇·科列瓦托夫。他1949年就入了党，官最高做到莫斯科一个区的执行局执委。想当初，他在那个圈子里也算个风流倜傥而又极有门路的风云人物。所以，直到如今，他仍然相信自己为之卖命的那些人会履行他们的诺言，把他救出去。

首先，他坚信，权势无边的总书记的大千金加琳娜·勃列日涅娃会运用她父亲的权势搭救他的。他给她进贡了多少价值连城的珍宝呀。再说，对她的母亲——维克多利娅·彼得罗芙娜也从没敢亏待过。至于大千金的兄弟尤里·列昂尼多维奇就更不用提了。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嘛！

① 苏联克格勃最高级监狱，设于克格勃总部之内。

正当他幻想着这些权贵如何搭救自己的时候，一阵开门声打断了他的遐想。

两名看守和三名身穿军服的人走进牢房。

“尊敬的阿纳托利·安德列耶维奇，”本案首席侦查官特洛扬斯基上校开口说道，“这是您的眼镜。”

科列瓦托夫苍白的脸上一下子就显出了生气。在苏联，把眼镜退还给囚徒可是个好兆头。这时他心头重又燃起希望：赶快离开这个可咒的鲁比扬卡监狱，永远忘记这四周可怕的牢墙。想到这，他微笑了。今后又可以象过去那样摆阔气讲排场，招摇过市了。美中不足的是行政官员看来是当不成了。不过朋友们会帮忙搞个体面的退休，这绝没问题。因为他同社会保障部部长关系极好。至于钱嘛，足够自己无忧无虑地度过晚年。感谢上帝，那帮傻瓜笨蛋没一个能猜到，他在别墅的密窖里还藏了一个小箱子，里面装满崭新的美元、钻石首饰、珍珠项链和价值连城的金钢石。还有那些圣像古董，又可以换来大量的外币。想到这儿，一个个年轻漂亮、胸脯丰满的姑娘又浮现在他的眼前。嘿，这些日子，没有这些尤物陪伴，可真受不了。

“阿纳托利·安德列维奇，”侦查官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可惜个头矮胖，“我们在释放您之前，必须使您恢复正常人的模样。您那位尊贵的夫人，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赖莎·阿列克谢耶芙娜·帕什科娃刚才打来电话说，她要为您的朋友们为您设宴压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您的寿辰。好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您那些贵宾是不愿久等的。”

科列瓦托夫受宠若惊，差点喘不过气来。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皮肤松弛的面颊往下流淌。他一下子跪倒在布满灰尘

的地板上。

“首席侦查官公民，我对天发誓，我的余生一定以诚实的劳动来赎回我的……”

他的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科列瓦托夫公民，咱们何必白白地浪费宝贵的时间呢！赶快去理发室吧！您反思的时间有的是——整个后半生呢！”

快速电梯把幸福的科列瓦托夫带到地下室。

狭长的房间里，放着两把普通的高背椅，有人请他坐下。在强烈的日光灯照耀下，他不由得眯起双眼。

两条彪形大汉用皮带把科列瓦托夫紧紧地绑在椅子上，又往他皮肤松弛的面颊上抹了些液体。

“请理发师！”上校发令。

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铃声。

又一个大汉从侧面一个隐蔽着的门内应声而出。

“阿诺，准备好了吗？”侦查官厉声问道。

“理发师”点了点头。

“行动！”

科列瓦托夫长期被关在牢房里，身心都已经非常疲惫，判断能力和思维的敏感几乎都丧失了。所以开始他一直相信侦查官讲的话，只是到了这个时刻，当他身陷阴森潮湿、墙上挂满水珠的鲁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时，他才以难以置信的意志力分析了各种矛盾的现象。过去，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私下低语时曾提到过这所令人毛骨耸然的地狱，能够在这所地狱中幸存下来的人是绝无仅有的奇迹！最后他终于恍然大悟，明白了“释放”的真实含意。

“侦查官公民”，这个死刑犯歇斯底里地大喊起来，
“求您刀下留人，让我说几句话。”

他的哀求声凄惨之极，特洛扬斯基让步了。

“怎么回事，科列瓦托夫？”他厉声问道。

“请先松开皮带，我两条胳膊血液已经不流返，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上校把看守叫过来。他同意了这个死刑犯的最后请求。

科列瓦托夫害怕马上就要遭到毒打，赶忙说道：

“侦查官公民，用不着害怕，我现在手无缚鸡之力。请让无关的人离开，我和您单独谈谈。”

愤怒之极的特洛扬斯基让其他人离去，掏出上膛的手枪，然后走近高背椅。

“说吧，怎么回事？打算再一次忏悔，还是要花样？您那套鬼把戏我早就看透了。”

“侦查官公民，请仔细听我说。如果您能保证我的性命，我就给您10万卢布，您夫人还可得到两枚钻戒和纯珍珠项链。”

“这点小玩艺算得了什么！”首席侦查官嗤之以鼻。

科列瓦托夫忍不住了，又急急忙忙说下去，“如果今天晚上能让我回家，明天您就能够得到20万卢布。”

特洛扬斯基眼里射出贪婪的目光。他喘着粗气问道：

“你把藏珍宝的地方说出来！”

这位马戏团头头一听话里有话，抓住这一线生机，便又追问了一句：“您保证今天放我回家吗？”

“对，阿纳托利·安德烈维奇，我保证今天就把您送到您亲爱的妻子身边。”



科列瓦托夫混身直冒冷汗，大粒大粒的冷汗顺着他的身躯直往下趟。

“珍宝藏巴在巴可夫卡的别墅。在密窖里，有一个放酸黄瓜的桶，桶底有个秘密容器，是魔术演员叶戈尔·基奥送给我的。上校，您保证让我活下来吗？”

特洛扬斯基按了下电铃。

几个看守和刽子手走了进来。

“阿诺，”上校低声说道，“科列瓦托夫等理发等得不耐烦了。”

一个穿着雪白笔挺的白罩衫，戴着一顶医生白帽的壮汉，刚刚喝了两大杯纯正伏特加，把一条涂过油的结实细绳往死刑犯脖子上一套，然后熟练地紧紧一拉。

不一会，科列瓦托夫就已经成为一具死尸。

“带下一个！”特洛扬斯基气呼呼地发号施令。

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布里亚特查被前解后押地带进“理发室”。这个人原来是莫斯科大剧院见习独唱演员，以前在莫斯科地方音乐戏剧学校干过多年的独唱演员。

这位宽肩黑睛美男子举止矜持，与刚才带进的那个只会作投机生意和搞风流勾当的伙伴大不一样。

“布里亚特查公民，坦白地告诉我，”侦查官问道：“您是不是非常想离开这所对您招待周到的鲁比扬卡？”

“上校公民，您对我戏弄侮辱得够多了，何必在这最后时刻再提这样毫无意义的问题呢？”

特洛扬斯基反倒平心静气了：“我不认为您内心真的具有这种力量。”

“对您的恭维美言，我极为感动并铭记在心。”爱称为
鲍里卡·茨岗”的美男子黑眼珠一闪，恶狠狠地回敬了一
句。

“别人告诉我，您准备补充交待新的口供。”

“华西里·彼得洛维奇，请您务必把我下面说的话记录
在案。”

“我们洗耳恭听。”

“那么，谁来记录呢？”

“我马上叫速记员来。”

“如果不勉为其难，请您赏一支香烟。”

侦查官把烟盒递了过去。布里亚特里只扫了一眼，就看
清了烟盒上用花体字刻上的姓名字头：“潘·诺”。他立即
想起这个金盒曾经属于大剧院著名独唱家、苏联人民演员潘
捷列伊蒙·马尔科维奇·诺尔采夫所有。后来在他别墅遭抢
时丢失了。奇怪，它怎么落到特洛扬斯基的手里。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侦查官迫不急待地说，“我保
证奥泽洛娃公民会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

布里亚特查一下子激动得满脸通红。急切地说了起来：

“两年多以前，在‘演员之家’的一次晚会上，我认识了一
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她身段纤细，小腿秀美，高耸的乳房富
有弹性。总之，她一切都合我的意，使我入迷。我没费多大
劲就成功地把她邀请到‘阿拉格维’饭店。然后我们又双双进
入‘国际’宾馆。我在那儿常年订下的高级包房。一开始这位
姑娘拒绝了我，不肯宽衣解带，还挤出两滴眼泪，求我放她
回家。我对妇女的弱点略有所知，于是就从小钱包里拿出
一个小小的镶着钻石金戒指。姑娘一见高兴得直拍手，二话没



说自己脱了个精光，高高兴兴地钻进冷冰的被窝。表面上看起来，她普普通通，没想到她竟是个情场高手。我敢向您断言，这个小姑娘一定受过专门训练。她把我搞得精疲力尽，于是我不得不求科列瓦托夫前来支援。就是那个刚刚被你们勒死，死后还瞪着双眼的倒霉的人。你们是不是打算拿他来吓唬我这个‘意志薄弱’的人？对不起，我扯远了。

布里亚特查继续说道：“当时我还请了米什卡·克列伏拉茨基，这个孤独的告密者作助手。这个人真是世间无双。他是一等残废，盲人乐队的独唱演员和行政人员，也兼职给你们充当耳目的角色。我想，假如没有你们的支持，他这个视力极佳的人决不可能在盲人队伍里一呆就是25年。每逢节日，他就把各种勋章奖章挂满胸前。其实这都是1943年他在塔什干市场上用面包换来的。他一天也没在前线呆过，倒是一直在和电车轮子进行殊死战斗。由于有你们作后台，他一直领着可观的退休金，过着不愁吃不愁喝的日子。”

特洛扬斯基一步窜到布里亚特查眼前：“快把那个姑娘的姓名报出来，就是你们三个人在国际宾馆轮奸的那个！”

鲍里斯·布里亚特查咧嘴一笑：“首席要案侦查官公民，很不幸，这位乳房高耸、身体柔软的大美人和您同姓。可能算个令人烦恼的巧合吧。我可以补充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这位卡秋莎·特洛扬斯卡娅右踝部有一粒浅棕色的小痣。我们都喜欢亲吻吮吸这个地方……”

“你这个吉普赛牲畜，千刀杀的杂种！”愤怒欲狂的侦查官大声吼起来，声音都变了调。

“你才是狗杂种，你揍我吧，捅我、割我吧！”布里亚特查也大吼起来，“我应该让你这个糊涂蛋知道，两年前你

的女儿卡佳不但成了我个人的情妇，而且你可以想象到我们大伙和她干了什么勾当……当你和那个大屁股的维拉·捷连季耶芙娜夫人在黑海手脚乱蹬的时候，我们和卡佳就在你们家那间令人难忘的天蓝色卧室里演出了一场场古典的性喜剧。说实话，你家那张大床可真是棒极了，我们三对情人躺在上面还绰绰有余。当我们在床上交换女伴时，都禁不住放声嚎叫了起来。”

“阿诺！”上校大吼一声，“快干掉这个早产儿！”

灵活的布里亚特查一下子推开警卫，朝上校精心修饰、油光粉面的上颌狠狠地揍了一拳。可是，当他刚一看见上校满嘴喷血，吐出被打落的牙齿时，自己也全身一软……

转眼间，一切都结束了。特洛扬斯基上校一只手捂着血淋淋的嘴，另一只手支撑着。勉强地站了起来，下令把死尸装进粗麻布袋，用值班卡车送往火葬场。

10天过去了。

特洛扬斯基上校重又回到办公室。他下令召见纳扎罗夫和巴多耶夫。

“同志们，你们今天准备干什么？”上校问。

胆子较大的红脸纳扎罗夫说道：“我们刚值完班，白天让我们休息。明天是公休日，我们打算到狄纳摩体育协会去训练。”

特洛扬斯基仔细地打量着这两个站得笔直的年轻军官。然后一字一顿地严肃地宣布：“纳扎罗夫和巴多耶夫上尉同志，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同志个人的命令，



你们二人已被列入特殊行动组！”

“上校同志，请允许我们执行您的命令。”两位军官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

“可以行动了。我马上向大家作布置。”

英国造的大轿车里已经集合了许多人，他们当中有阿诺·姆叶纳瓦泽、卡列特尼科夫少校、多夫日克大尉、纳扎罗夫、巴多耶夫、法医、摄影师和内务部派来的六名业务骨干。特洛扬斯基上校打断了大家喧闹的交谈。

“同志们，看来大家已经相互认识并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我只简要地介绍一下情况：在巴可夫卡有一座国事犯的别墅。我们奉命去提取那些匪徒抢掠走的珍宝。我必须警告大家：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请大家检查武器、手榴弹和聚光灯。遇到反抗可以开枪。但是最好是抓活的。”

上午9点大轿车向莫斯科郊外驶去。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列高墙，然后是金属浇筑的大门，上面镶有“红色无产者工厂”的门牌。绿树掩映的深处耸立着一座3层楼的别墅。

人们下了车，原地待命。

冬天已经过去了。

四月初，莫斯科近郊的白天已经有些暖意，但夜晚仍旧寒冷，冬天并不愿意退还他的权利。但是暖和的春日终究还是站稳了脚根，小溪开化了，头顶上的小鸟儿啾啾鸣啼，草场和树丛又浸没在春潮之中。

春日，象火一般红的晚霞映照着蓬松的云彩，每晚都给人间带来一点非凡的、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那些晚霞